

毒品、残忍、恐怖主义
兄弟、抗争、正义、爱国

当你能看透世界上最可怕的恐怖分子
与毒贩竭尽全力策划的重重阴谋时，
现实中的困扰将不复存在

AGAINST ALL ENEMIES

[美] 汤姆·克兰西 (Tom Clancy) 彼得·特勒普 (Peter Telep) 著

余卓桓 译

抵抗全敌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精英天部
CS-BOOKY



AGAINST ALL ENEMIES

抵抗全敌

[美] 汤姆·克兰西 (Tom Clancy) 彼得·特勒普 (Peter Telep) 著

余卓桓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辣天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抵抗全敌 / (美) 克兰西 (Clancy, T.), (美) 特勒普 (Telep, P.) 著;
余卓桓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2
书名原文: Against all enemies
ISBN 978-7-5404-6518-6

I. ①抵… II. ①克… ②特… ③余…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901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3-378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悬疑 / 军事小说

Against All Enemies by Tom Clancy & Peter Telep

Copyright © 2011 by Rubico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P. Putnam's Sons,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抵抗全敌

作 者: [美] 汤姆·克兰西 (Tom Clancy) 彼得·特勒普 (Peter Telep)

译 者: 余卓桓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于向勇 康 慨

特约编辑: 赵 辉

文字编辑: 郑 荃

版权支持: 辛 艳 文赛峰

版式设计: 李 洁

封面设计: 天行健设计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521千字

印 张: 30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6518-6

定 价: 3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目录

Contents

楔子	福克斯特洛特午夜接头 _001
第一章	决定 _010
第二章	运作 _025
第三章	肥沃的土壤 _033
第四章	好儿子 _042
第五章	父亲的身影 _051
第六章	剑的诗句 _061
第七章	旅行计划 _076
第八章	乔治的阴影 _083
第九章	互信 _093
第十章	“上码头”与水下基本爆破训练 _100
第十一章	胡亚雷斯贩毒集团联合专项组 _114
第十二章	盟友与敌人 _123
第十三章	我们属于哪里 _131
第十四章	冷血 _141
第十五章	地道建造者与毒品走私者 _150
第十六章	后座的绑架者 _157
第十七章	一些人既有钱又有枪 _168



- 第十八章 **沉睡的狗** _178
- 第十九章 **全新的盟友** _186
- 第二十章 **转移毒品** _196
- 第二十一章 **防弹衣** _206
- 第二十二章 **代人受罪** _217
- 第二十三章 **秃鹰仇杀队** _227
- 第二十四章 **一死了百事** _237
- 第二十五章 **如果我后退，杀了我** _246
- 第二十六章 **谋杀未遂** _255
- 第二十七章 **救援行动** _264
- 第二十八章 **失眠** _273
- 第二十九章 **唯一轻松的一天** _285
- 第三十章 **亲爱的女士** _296
- 第三十一章 **成人礼** _304
- 第三十二章 **天堂里的人质** _314



- 第三十三章 **谎言本身就是死亡** _325
- 第三十四章 **法蒂玛之手** _337
- 第三十五章 **揭示的真相与保留的看法** _347
- 第三十六章 **交战地带** _359
- 第三十七章 **两种命运** _371
- 第三十八章 **凭柬入场** _382
- 第三十九章 **他们手中的武器** _392
- 第四十章 **改变计划** _402
- 第四十一章 **撞击** _409
- 第四十二章 **毁灭性的灾难** _425
- 第四十三章 **事过境迁** _437
- 第四十四章 **踏破铁鞋无觅处** _447
- 第四十五章 **水是他们的归宿** _457
- 尾声 **黑咖啡** _467

楔子

福克斯特洛特午夜接头

地点：阿拉伯海，巴基斯坦印度河沿岸以南五英里

时间：凌晨两点十五分

穆尔站在OSA-1型快速攻击艇“拓威特”号驾驶室外，他心想，在沉沉暗夜中行驶的船真是举步维艰啊。这艘船原产于卡拉奇船坞与工程制造厂，借鉴苏联的设计，装备有四枚HY-2型舰对舰导弹及两门25毫米双高射炮。三个柴油引擎与三个承轴驱动着一百三十英尺长的巡逻船，以三十节的速度在大海航行。一轮弯月挂在地平线处，浪花闪着点点银光。驾驶“黑船”意味着在漫无边际的海上行驶桅顶不能亮灯，左舷与右舷也不能有灯光。按照国际海上避碰规则^[1]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碰撞事故，不管具体情况如何，责任都要由“拓威特”号承担。

夜幕降临，穆尔与海军中尉赛德·曼拉哈跟在四名士兵身后，来到卡拉奇的一个码头。这些士兵来自巴基斯坦海军特种部队一个叫SPECOPS的小队，这个

[1] 国际海上避碰规则（*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for Preventing Collisions at Sea*）是为防止、避免海上船舶之间的碰撞，由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海上交通规则。——译者注

小队类似于美国的海豹突击队，但作战能力与海豹突击队相去甚远。登上“拓威特”号后，穆尔迅速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然后向指挥官海军中尉马克苏德·克亚尼做了一个简短的汇报。发布离港命令时，克亚尼显得心不在焉。他三十五岁，并不比穆尔老很多。真没必要去研究这些。穆尔宽阔的肩膀与克亚尼那清瘦得难以撑起衣服的体格形成鲜明对比。克亚尼长着一个鹰钩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上周刮过胡子。虽然他不修边幅，但二十八位船员依然对他充满敬意。他一开口讲话，他们就似乎高兴得要跳起来。最后，克亚尼与穆尔有力地握手，说：“弗雷德里克森先生，欢迎上船。”

“中尉，谢谢，非常感谢你。”

“你客气啦！”

他们用乌尔都语^[1]交谈着。穆尔觉得，相对于达里语^[2]、普图什语和阿拉伯语，这种语言更好懂一些。在船上的巴基斯坦人眼中，虽然他皮肤很黑，留着浓密的胡须，长长的黑发扎成马尾，但他就是格瑞戈·弗雷德里克森，一个美国人。不知他是否有意为之，这样的外在形象肯定有助于他更好地与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或阿拉伯人打交道。

克亚尼说：“先生，不用担心，我想即便这船无法提前到达目的地，至少也会准时到的。这船名字的含义是‘威力’，它对得起这个名字。”

“好极了！”

福克斯特洛特是接头的地点，距巴基斯坦海岸三英里，恰好位于印度河三角洲外侧。他们将在那里等待押送犯人的“安格瑞”号印度巡逻船。印度政府已同意转交最近抓获的塔利班指挥官安科特·亚当。据说此人掌握着盘踞在巴阿南部边界塔利班武装组织的重要情报，是一个很有利用价值的关键人物。印方认为，捉获亚当的消息尚未为其部下知悉，因为他仅失踪了二十四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显得至关重要。美印两国都希望塔利班无从得知亚当落入美国人手里这一密报。因此，在整个转交过程中，最好不要有美方人员或装备在场。负责交接工作的，只有一位名叫麦克斯韦·史蒂文·穆尔的中情局特工。

诚然，让一位缺乏经验的年轻海军中尉带领巴基斯坦海军特种部队，穆尔未免有些担忧。但在简报会上，他得知曼拉哈在信德省萨塔长大，是一个极其忠

[1] 乌尔都语是巴基斯坦的国语，在印度也广为通行，是印度宪法承认的官方语言之一。——译者注

[2] 达里语（又称古波斯语或阿富汗波斯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之一，是阿富汗境内塔吉克和哈扎拉等多个民族的母语。——译者注

诚、值得信赖且值得尊敬的人。在穆尔眼中，忠诚、信任与尊敬都是需要靠自己去赢取的，这些品质将决定这位年轻中尉能否担当大任。总的来说，曼拉哈的本职工作就是监督整个转交过程，帮助保护穆尔及那位犯人的安全。

假如安科特·亚当安全登船，那么穆尔将在返回卡拉奇码头的航程中审讯他。他以为，必须利用这段时间去判定亚当是一位值得中情局高度重视的关键人物，还是只是某个留下来供巴基斯坦人戏弄的喽啰。

穆尔走到左舷，看见特思安茅斯灯塔射来三道快速闪过的灯光，这光刺破了黑夜。这座灯塔守卫着印度河入口，灯光每隔二十秒钟扫射一次。从船头向更远处的东边看去，穆尔辨识出一束白光从凯哈湾的灯塔照射过来的，它的灯光每隔十二秒钟闪烁一次。这座封闭式旋转灯塔（人称“溪湾灯先生”）坐落于印巴边界处的凯哈湾，曾屡次造成印巴双方的冲突。穆尔特别记下了灯塔的名字、位置及在简报会上绘制的可辨识的光束序列。过去在海豹突击队养成的习惯真的很难改变。

望着凌晨两点二十分的月光与云层遮住的半边天空，穆尔想着凌晨三点相会时黑漆漆的情景。印度人的船也在黑暗中行驶。到时候特思安茅斯和凯哈湾的这两座灯塔将有助于他更好地辨认方位。

克亚尼中尉严守承诺，在凌晨两点五十分到达福克斯特洛特。穆尔走到驾驶舱，拿起放在船舷边的一副夜视镜进行观察。克亚尼已在那里了，同样手持夜视镜观察着。曼拉哈与船员在船的主甲板上等待，只要印度人的船一来就把犯人押走。

克亚尼收起夜视镜，把它交给了穆尔。虽然云层稠密，但星光还是穿透过去，洒向海面，诡异的绿光似乎要嗅一下凌晨时分印度巡逻船的气味，光线亮到足够窥见涂在船体上的数字“36”。“安格瑞”号重达五百吨，单单是船头，重量就是“拓威特”号的两倍，配备着八枚“格雷尔”地空导弹，船头甲板上有两座十管RBU-12000反潜火箭发射装置。舰对舰的反潜火箭及防潜水艇战斗装备都处于待命状态。“拓威特”号在其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安格瑞”号往左舷方向掉转，朝“拓威特”号驶去。透过船头水流搅起的迷雾，穆尔看见标在那艘船尾部的黑字。他的目光穿过驾驶舱舱门，投向右舷，接着，他瞥见了短-长、短-长闪烁的光。他试图记起哪里的驾驶舱使用那样的光束序列。“安格瑞”号完成了掉转，克亚尼正走向左舷，观察护舷所处的位置，以便两艘船靠在一起时船体碰撞的损失能降到最低程度。

光线又开始闪烁了：短-长，短-长。

穆尔心想，灯塔，我的天哪！ALPHA-ALPHA是国际摩尔斯电码，表达的意思就是“见鬼，你到底是谁”。

阴冷的声音刺穿了穆尔的后背：“中尉，右舷边上出现了‘ALPHA-ALPHA’的信号，我们遇到麻烦了！”

克亚尼在驾驶舱到右舷的位置来回踱步，穆尔在他后面推搡。他们不知遇到过多少次麻烦了。现在，印度船只身处巴基斯坦水域，他们不知道巴基斯坦方面交战的原则是什么。

突然，头顶上空溅射出一团火光，刺眼的光亮撕破了沉寂的夜，在双方巡逻船的甲板上投下深沉的阴影。穆尔望着前方的情况：一公里外的海上有一艘黑色大帆船腾空而出。这艘挂着巨大黑色风帆、甲板呈暗黑色的船迎着海浪，正向他们这个方向驶来。这是一艘潜艇，潜艇指挥官下令潜艇浮上水面，然后发射曳光弹证实他们的位置。

克亚尼举起挂在脖子上的双筒望远镜，调好焦距。“是‘苏斯哈克’号，自家人，它此刻理应停在码头才对啊！”他说。

穆尔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这该死的巴基斯坦潜艇来约定区要干什么？

他把头探向“安格瑞”号，估摸那个塔利班犯人此时应该就在甲板上。按商定好的计划，亚当穿着衫裤，头缠包头巾，双手被捆绑。看守他的人是印度海军方面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或是海军陆战队员。穆尔转过身，面向那艘潜艇。

接着，他突然看到水里冒泡，一道闪烁着的磷光快速经过“拓威特”号船艏，朝“安格瑞”号方向前进。

他指着那道磷光，大声喊：“鱼雷！”

就在呼吸的瞬间，鱼雷撞上了“安格瑞”号，产生巨大的爆炸。穆尔从克亚尼身后一把将他猛推到一边，然后跳进水中。爆炸发出的巨响和耀眼的火光仿佛近在耳边。夹杂着爆炸碎片的海浪涌来，将“拓威特”号船体撞击得乒乓作响，溅起的海水如大雨般倾泻而下。

当散发着热气、咝咝作响的海水朝他们涌来时，穆尔吓得瞪大了眼睛。鱼雷的爆炸让船体燃起熊熊烈火，船体附近的海水越来越热。穆尔拼命拍打水面，险些撞上一块锯齿状的钢铁。“安格瑞”号在遭受袭击时匆忙发射了“格雷尔”地空导弹与反潜火箭给予还击。

穆尔潜入水下，鞋子撞到了某个东西。他挣扎着浮出水面，双手用力拨水，想要寻找中尉。唉，中尉就在那边，但他就是够不到。

就在此时，“安格瑞”号上三枚反潜火箭引爆了“拓威特”号上装载蚕式导弹的仓库，引起了巨大的爆炸，响声隆隆，火光燃亮了海面。穆尔本能地反身潜到水下躲避。然后，他朝克亚尼游过去，只见克亚尼脸朝上浮在水面上，似乎处于半昏迷状态，他的脸部到头部左侧有一道深深的伤口。他肯定是在跳入海里时撞到了一些爆炸碎片。穆尔游到克亚尼的肩部位置，溅起的海水打在克亚尼的伤口处。克亚尼眼神迷离地看着他。穆尔大声喊道：“中尉，醒醒！”

三十米外的海面上，柴油燃料继续燃烧着，腾起的浓烟让穆尔面容扭曲，他听到附近柴油引擎发出的隆隆声……是那艘发射鱼雷的潜艇。他还有时间，在大火熄灭前，潜艇是不会接近的。

海面上还有其他船员，但穆尔只能看到模糊的人影，听到人的喊声与持续的爆炸声。附近传来一声让人揪心的叫喊。穆尔双眼扫视着海面，想找寻那个塔利班犯人的身影。此时，连续传来两次雷鸣般的爆炸声，他不得不再次潜入水下躲避。当他再次潜上来，四处张望时，他发现“拓威特”号的左舷已开始倾斜，随时都可能沉没。“安格瑞”号的船艏已经完全淹没了。火光与浓密的黑烟依旧腾起，船上的武器在自燃，发出尖锐的爆裂声与低沉的轰鸣声。在爆炸附近的海面上，空气中弥漫着浓烟，散发出橡胶与塑料燃烧后的气味。

爆炸的火光照在穆尔的脸上，他心中告诉自己一定要保持冷静。他脱下鞋子，将两只鞋的鞋带系起来，然后把它们悬挂在脖子上。离岸边还有三英里……但是，现在所处的位置这么低，根本看不到岸边。除了海面上的火光外，其他地方一片墨黑。每当他的目光从火光处移开，他的眼前便漆黑一片。

火光，火光，火光。等一下，穆尔似乎想起了什么。他开始数数，一个一千，两个一千……十九个一千，此时，他看到了三束快速掠过的灯光，是特思安茅斯灯塔射来的。

穆尔抓住克亚尼，缓慢地拖着他向前游。克亚尼依然仰着身子浮在水面上，神志显然还不清醒。他看了一眼穆尔，发现周围海面一片火海，便立即恐慌起来。他用手紧紧抓住穆尔的头，显然，克亚尼失去了理智，他这样的举动在事故受伤者中并不少见。如果穆尔不及时挣脱克亚尼的抱头，那么失去理智的克亚尼可以轻易地将他淹死。

穆尔毫不犹豫地将双手放在克亚尼的臀部位置，手掌托住他的身体，两只拇指按住他的身体两侧。他将克亚尼拉回了水平位置，利用水面的浮力摆脱克亚尼的抱头。穆尔挣脱出来后大声尖叫：“不要紧张！我会救你的！转过身来，慢慢



地呼吸。”穆尔用手钩住克亚尼的领口，说：“现在，你可以仰着浮起来了。”

然后，穆尔牵引着克亚尼缓缓向前游，他换成侧泳姿，躲开附近还在燃烧的碎片。海上燃烧的柴油开始向他这边烧过来，持续的爆炸声与火焰发出的滋滋声让他的耳朵嗡嗡作响。

在经过海上漂浮的六具尸体后，克亚尼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这些都是他的船员啊，现在他们都变成了浮货与漂流物。克亚尼大叫着他们的名字，穆尔则用脚大力将尸体踢开。此时，海面上的景象让人毛骨悚然：这里漂着一只手臂，那里浮着一条腿。前方海面上出现了一个黑色的物体，旁边还浮着一块头巾，是塔利班犯人的头巾。穆尔停下了，伸长脖子向左右望了望，最后发现一具尸体随着海浪漂浮。他朝那具尸体游过去，将尸体翻过来，看到尸体一脸络腮胡子，穿着黑色的衫裤，颈动脉上有一道深深的割痕。就是他了。穆尔咬着牙，换只手去抓住克亚尼的领口。在继续出发前，他朝潜艇的位置看了一眼，已经没有了潜艇的踪影。

在海豹突击队服役时，穆尔能在没有任何游泳装备的情况下七十分钟游两海里。牵引别人领口的游泳方式可能会减慢他的速度，但他的斗志是绝对不会被这样的挑战击垮的。

他一边呼吸，一边用脚大力踢水，眼睛始终盯着灯塔。他的游泳动作是那么柔顺自然，手脚运用的时机恰到好处，没有浪费半点能量。穆尔不时潜上来，吸一口气，然后继续潜游，就像机器运动那么精准。

穆尔身后某个地方传来一声叫喊，他放慢了速度。此时，他换成狗刨式的游泳方式，眯眼看到了一组人——十个人，也许十五个人——正朝着他游过来。

“跟着我！”穆尔大声喊，“跟着我！”

现在，他不仅要救克亚尼，而且还要鼓励其他落水船员跟着他游到岸边。这些人都是海员，受过专业的游泳训练。但是三英里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特别是在他们受伤的情况下。他们需要时刻看到他。

穆尔手脚的乳酸迅速累积。乳酸刚开始累积的速度很缓慢，然后逐渐加快，最后影响到了他的手脚。他放慢速度，伸展一下踢水的双脚与一只用来划水的手臂，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我不能放弃，永远都不能。”

他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坚持下去。他要游在前面，带领其他船员游到岸边——即便这可能会让他丧命。他引领船员游过起伏的海浪，用脚奋力踢水，内心聆听着过去的声音，聆听着当年训练他的教官跟他说的话：拯救别人的生命，能激发人内心沉睡的勇士精神。

九十分钟后，穆尔听到了海水拍打海岸发出的海浪声。涌起的海浪让他看到了海岸边的灯光在海面上上下浮动。灯光意味着有人存在，这些人可能是看到海上燃起的火光与听到爆炸声才来到岸边的，他们甚至可能已经看到他了。穆尔的秘密行动即将登上各大报纸的头条。他暗地里诅咒着，回头一看，发现那些幸存者已远远落在身后五十米开外的海面上，他们跟不上他的速度。穆尔已经看不到他们了。

此时，穆尔双脚踩到了浅滩的沙子，他终于到达了岸边，阿拉伯海上的一切都被他甩在了身后。在穆尔将克亚尼牵引到岸边时，克亚尼的神志依然不是很清醒。此时，五六名村民已经聚在他们俩身边。“快叫救护车！”穆尔大声吼道。

远处的海面上，火焰还在燃烧，冲天的火光就像闪电在云层中划过。那两艘船的轮廓已经不见了，只剩下残余的燃料在燃烧。

穆尔迅速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但手机死机了。下次他一定要带一部防水手机，以免再次出现遭受潜艇攻击的情形。他向一位二十岁出头、留着稀疏胡须的小伙子借了一部手机。

“我看到那两艘船爆炸了。”小伙子喘着气说。

“我也看到了，”穆尔打断他，“谢谢你的手机。”

“把手机给我吧。”坐在岸边的克亚尼说。他的声音很嘶哑，但似乎已经缓过神来了。“我叔叔是陆军上校，他能在一个小时内派直升机过来。这是最快的方式了。”

“拿去吧。”穆尔说。他曾看过地图，知道这里离最近的医院都还有几个小时的车程。他们是有意选择这样一个人烟稀少、远离城市的小乡村的海岸边进行接头的。

克亚尼打通了他叔叔的电话，他叔叔承诺立即前来救援。接着，克亚尼给自己的指挥官打电话，希望他派海岸警卫队过来拯救尚在海上的幸存者。但是，巴基斯坦海岸警卫队没有海空救援直升机，只有中国制的轻武装快艇与巡逻船，最快也要到清晨时分才能到达。穆尔的目光又投到海面上，他仔细看着滚到岸边的海浪，搜寻着幸存者。

五分钟，十分钟，没有一个人影。海上漂浮着鲜血与尸体残骸，就像丑陋的炖肉。可以肯定地说，鲨鱼会迅速游过来的，海上的尸体加上受伤的船员，足够它们大饱口福了。

半个小时后，穆尔才看到海上漂起第一具尸体，就像浮木随着海浪上下起伏。更多的尸体会慢慢浮上来的。

一个小时后，西北方向的天际出现了一架米-17直升机，它的双流式涡轮机发出的巨大轰鸣声，与水平旋翼发出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山丘间。这种直升机是苏联特制的，专门用于阿富汗战争。现在，这种直升机已成为那场战争的象征：空中的歌利亚被弹弓打死^[1]。巴基斯坦军队有将近一百架米-17直升机，穆尔知道这个细节，是因为他坐过好几次这种飞机，还曾听一位飞行员抱怨说自己必须驾驶苏联制造的这种垃圾飞机，每次起飞都要提心吊胆。这位飞行员说现在巴基斯坦军队有差不多一百多架这样的“飞行废物”。

穆尔怀着忐忑的心情登上米-17，与克亚尼一道前往卡拉奇郊外利亚格塔巴德镇的信德政府医院。在飞行途中，机上的医护人员给克亚尼注射止痛剂，只见他双目圆睁，一脸狰狞，之后眼神才变得平和。直升机降落时，天开始亮了。

出了医院二楼的电梯，穆尔迅速往克亚尼的病房走去。此时，他们来到医院已有一个小时了。克亚尼的脸上留下了一道漂亮的战斗伤疤，这可以帮他日后更好地泡到女孩。他们刚上岸时，身体都处于重度脱水状态。此时，克亚尼的左手臂正进行着静脉注射。

“你感觉好点了没？”

克亚尼抬起手，摸了下头上缠着的绷带，说：“还有点头痛。”

“会好起来的。”

“我当时游不回来。”

穆尔点点头，说：“当时你受伤了，流了很多血。”

“我不知该说什么，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穆尔扭开护士递给他的一瓶水。“嘿，不用谢我。”病房外走廊上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原来是道格拉斯·斯通，穆尔在中情局的同事。斯通留着灰白的胡子，此时他的目光正越过眼镜的边框投向穆尔。穆尔对克亚尼说：“我要走了。”

“弗雷德里克森先生，请等一下。”

穆尔下意识地蹙了一下眉头。

“我怎样才能联系到你呢？”

“你肯定能联系到我，怎么了？”

[1] 出自《圣经》，歌利亚是一位拥有无穷力量的巨人，他带兵进攻以色列人，所有人都不敢应战。最后，牧童大卫用弹弓打中了歌利亚的脑袋，割下了他的头。——译者注

克亚尼看了一眼斯通，抿了一下嘴唇。

“哦，没事的，他是我的好朋友。”

克亚尼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只想感谢你而已。”

穆尔在小餐桌前用笔在纸上迅速写下了自己的邮箱地址。

克亚尼将这张纸紧紧抓在手上，说：“我会与你联系的。”

穆尔耸耸肩，说：“好。”

穆尔走出病房，大步向斯通走去。“道格，告诉我，这他妈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从牙缝里挤出话来。

“你冷静点。”斯通用他一贯淡定的语气说道。穆尔此时对事情一无所知，根本无法冷静。

“我们向印方保证过接头地点是安全的，所以他们才进入巴基斯坦领海的。印方对此非常关切。”

“我们被告知巴基斯坦方面都做好准备。”

“那到底是谁发射鱼雷呢？”

“他们跟我们说，他们的潜艇指挥官从未收到要留在港口的命令。肯定有人忘记传达命令了。所以，潜艇指挥官像往常那样巡逻，认为遇到了侵犯领海的敌人。据他的说法，他多次发出了警告，但对方都没有回应。”

穆尔窃笑着说：“照他那样说，我们并不像是在找他——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指挥官还说，他看到印度船只的甲板上有一些犯人。”

“这么说，他也准备向自己人开炮是吧？”

“鬼知道呢。”

穆尔死死站在原地，然后来回走了几步，盯着斯通说：“唯一的犯人就是我们要找的家伙。”

“嘿，麦克斯，我知道你是从哪里到这里的。”

“要不要我们回去朝大海游三英里，到时候你肯定知道。”

斯通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说：“你听我说，情况可能更糟糕。要是我们是斯莱特或奥哈拉，此时就要考虑如何向印方道歉，以保证他们不对伊斯兰堡进行核威胁。”

“这很好，因为我现在就要去伊斯兰堡。”

第一章 决定

地点：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万豪酒店

时间：三周后

马克苏德·克亚尼中尉报答穆尔救命之恩的方式，就是安排他与自己的叔叔——巴基斯坦陆军上校萨阿达特·柯达伊会面。回到伊斯兰堡后，穆尔在查询电子邮件时发现克亚尼发来一封很有趣的邮件。克亚尼在邮件里声称，自己的叔叔柯达伊——那个下令派遣直升机过来救他们的人——曾向他透露，当前与塔利班进行斗争带给他个人道德准则方面的危机。克亚尼在邮件里没有说明这是哪种具体类型的危机，但他强调，他们两人的会面可能会对穆尔与他的叔叔都极为有利。

经过几周的会面，进行深入的交谈后，穆尔发现柯达伊知道巴基斯坦陆军内部有哪些同情塔利班的军官。他与柯达伊喝过多次茶，想说服他透露有关塔利班武装组织的渗透活动及在巴基斯坦北部边境——特别是在臭名昭著的瓦济里斯坦一带活动的情况。但是，柯达伊不愿意做出承诺，不愿意越过这道红线。穆尔感到很沮丧，这是他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也是打破僵局的一个难题。

柯达伊不仅担心这样做对他家庭的影响，更忧虑此举会让他违背内心深处的个人信念，那就是从来不说出军队的秘密，不背叛其他军官与士兵，虽然很多军官都已经违背了要忠于巴基斯坦与热爱军队的誓言。然而，与穆尔的谈话最终会让他陷入深渊。如果他不这样做，那还有谁会这样做呢？

一天晚上，柯达伊上校打电话给穆尔，表示愿意说一下情况。穆尔开车到他家接他前往酒店，穆尔的两同事已在酒店等候了。他们把车泊在停车场。

柯达伊刚刚五十岁，修剪过的头发显得很紧致，里面夹杂着白发。他看上去双眼疲惫，突出的下巴上长着四分之一英寸长的胡须。他没有穿军装，而是穿着一条宽松的长裤与一件衬衫，但军鞋已经暴露了他的身份。他的黑莓手机紧紧塞在皮箱里，他不时紧张地将手机拿出来，用拇指与中指夹着它来回转动。

穆尔刚准备打开车门，柯达伊便举起手说：“等一下，刚才我说准备好了，但我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柯达伊上高中时学过英语，后来又拉合尔市的旁遮普大学就读，获得了工程学士学位。他的口音很重，但他显然深谙英语。他说话的语气充满力量，让人印象深刻。穆尔能猜出他在军队迅速获得提拔的原因。他说话时，别人会不禁被他吸引。穆尔一脸放松的表情，手从车门把手上拿开，说：“你已经准备好了，你最终会原谅自己的。”

“你真的这样想吗？”

穆尔捋了一下遮住眼睛的头发，叹息了一声，说：“我真的相信。”

柯达伊微微一笑，说：“你肩上的重担不比我轻啊。”

“你想多了。”

“我认识一名退伍的军人。据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你肯定已经见过很多场面了吧。”

“也许吧。你所面对的问题是：到底哪个负担更重？有所作为，还是袖手旁观？”

“你还很年轻，但我敢说，你的智慧超越了你的年龄。”

“我知道你的底细。”

柯达伊皱起了眉头，说：“你能保证我的家人得到完全的保护吗？”

“你没必要多此一问。你即将要做的事情将拯救很多人的生命，这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但这样做是在拿我的生命与事业冒风险。塔利班与我的同事都非常冷酷无情。我担心你的朋友能否帮助我们，虽然你已经多次做出承诺了。”

“既然如此，我也不会再向你做出保证了。这是你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不上去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至少这是我们可以猜到的一个后果。”

“你说得对，我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塔利班绝对不能再对我们如何行动指